

“辛亥女杰”张竹君

文 / 沈 淦

1911年10月28日，正当武昌起义的革命军民与清军浴血奋战、终因兵力悬殊而情况危急之际，革命元勋、屡屡指挥武装起义的黄兴，辗转抵达武昌，湖北军政府特制一面“黄兴到”大旗，先于武昌城头巡游，又往前线奔走，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。紧接着，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，率领革命军于汉口前线与清军殊死决战，力挫敌锋，为各省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

然而，尚受清廷通缉的黄兴，能够平安、迅速地抵达武汉，有一人功不可没，她就是同盟会员张竹君女士。

张竹君1876年出生于广州番禺，父亲做过三品京官，家境富裕，她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，在传教士办的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校就读，4年之后，她以优异成绩毕业，又进葛夏女医学堂学习。实习期满的1900年，便自立门户，悬壶济世，成为中国第一位女西医。其时广东地区的风气尚相对闭塞，人们往往不相信西医。大概一则由于张竹君医术精湛，疗效显著，二则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不深藏于闺阁之中，却出头露面地当起了女医生，这本身既属离经叛道，又是一道极为难得的异样风景吧，前来求医者络绎不绝。随着医院规模的扩大，张竹君又于医室之外附设



张竹君

福音堂一所，每逢星期六及星期天，就广招亲友多人，在堂内宣扬基督福音。有时候也批评时政，倡导维新学说。张竹君的演讲声情并茂，极富号召力，以至“城中教育界及报界中人大为倾倒”。广州城里那些富绅巨贾的内眷们都纷纷与张竹君结好：凡是年龄差不多的结拜为干姐妹，粤语称为“契姐妹”，年龄大的称为“契爷契娘”，年龄小的称为“契子契女”，于是“契”、“契”之声不绝于耳。张竹君因为体弱多病，准备奉行“不嫁主义”，因此喜欢人家呼自己“契爷”，不愿别人呼自己“契娘”。富绅李庆春有个守寡的儿媳妇，名叫徐佩萱，与张竹君的关系最为密切，徐佩萱的一

儿一女都唤张竹君“契爷”。张竹君募集资金在荔枝湾创立禔（音tí）福医院，后来又在珠江南岸创立南福医院，徐佩萱都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。在办医院的同时，1901年张竹君又在广州创办育贤女学，成为广东开办女学校的先驱，被誉为“女界之梁启超”。

1904年日俄在东北发动战争，为了救护东北的民众，张竹君与“上海万国红十字会”一起前往，此后便在上海常住。张竹君的到来受到上海绅商学界热烈欢迎。在富商李平书、女士何妙龄等人的支持下，张竹君创办女子中西医养病院——何妙龄是著名广东籍外交官伍廷芳的夫人。张竹君又与李平书合办上海女子中西医学校，这是由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医科大学。1909年，上海医院成立，张竹君被推举为监院（院长）。张竹君还将广州的育贤学校迁至上海。她的事业越做越大，在全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。

张竹君还是女权运动的先驱，无论行医、办医院、建学校，她都不忘宣传男女平等的理念。她曾著《妇女的十一苦难事》一书，揭露清朝妇女在封建枷锁压迫下的卑贱地位，鼓动妇女起来追求自身的解放。在她的带动下，广州不少妇女走出家门，热情地参加社会活动。

张竹君在上海创办女子兴学保险会，主张女子应通过“求学”与“合群”的方式求得自我解放，即“自救”。她曾对友人说：“我要做男女平权的运动者，一切以身作则，要打破数千年来禁锢妇女的封建枷锁，把不平等的旧思想、恶习惯，彻底扫除。那些头脑冬烘，思想陈腐的礼教奴隶，我要和他们搏斗，替女同胞杀开一条新路。那么，任何讥讽谤，任何耻辱牺牲，我都是不管的。我是基督徒，基督都能从容上十字架，我必步着他的后尘，替女同胞尽力，和恶劣势力斗争，至死不变。”

1907年，张竹君与她的密友徐佩萱——后改名徐宗汉，都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同盟会。1911年，张竹君曾被香港同盟会组织派往澳门从事革命活动，向太太小姐们募捐革命经费。那年4月，黄花岗起义失败，黄兴身负重伤。徐宗汉与张竹君一起，冒险将黄兴护送至香港治疗。医师在为黄兴动手术前，须经其家属签字，徐宗汉在张竹君的怂恿下，以妻子的名义签了字，手术后又尽心照顾。于是，黄兴与徐宗汉两人因志同道合，互相爱慕，终于结为革命伴侣。

武昌起义爆发后，黄兴夫妇急赴上海，准备前往武汉。然而，沿江一带仍为清军掌控，清廷官吏在各口岸严密盘查，由沪抵鄂，谈何容易！万般无奈之际，徐宗汉忽然灵光一闪，想起了密友张竹君——她在上海交游颇广，或许能够想点办法。对于闺中密友与革命同志的托附，张竹君自然一口应允，经多方奔走、联络，于10月19日成立了中国赤十字会；紧急着又发起组织了上海红十字救伤队，张竹君自任

队长，以中外人士结队往武汉救伤为理由，让黄兴夫妇扮作医疗队队员，于10月25日从上海乘船出发，躲过沿途检查，28日顺利到达武汉。同船到达的还有革命同志一百多人，如宋教仁、陈果夫、李书城等。及至汉阳失守，长江被清军严密封锁，又是张竹君借红十字会的渡船，冒险护送黄兴从汉阳渡江到武昌。在武昌的两个多月中，张竹君率领中国赤十字会，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，救疗受伤士兵1300余人。她英勇顽强的意志与坚韧不拔的精神，不仅受到国人的敬仰，西方报刊也多次报道颂扬，并称张竹君为中国妇女摆脱封建枷锁、登上现代文明舞台的一个重要标志。

广东是辛亥革命的摇篮。张竹君在广东时，除了黄兴以外，还与胡汉民、马君武、冯自由等同盟会著名人物有过不少交往。东莞富商卢宾岐有个儿子，名叫卢少岐，他不但“少有大志”，而且与张竹君谈起时事来十分投机。渐渐地，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，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。张少岐准备东渡日

本留学，可是卢宾岐却坚决反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张竹君慷慨地借给卢少岐200块大洋，卢少岐才得以成行。谁知半年之后，张竹君却与卢家人发生了矛盾，接着与卢少岐也渐渐疏远，婚约也于无形中解除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桂林人马君武闯进了张竹君的视野。当年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，马君武已投其门下为弟子。马君武的文章写得很出色，这一次又来广州攻读法文。当他听了张竹君的演讲后，对张竹君非常崇拜，以后每次福音堂布教，马君武从不缺席，并渐渐地对张竹君流露出爱慕之意。不久，卢少岐也从日本回来了，他仍然想与张竹君重续旧情，自然把马某看作情敌。有一天，马君武忽然在张竹君的客厅里取走了张竹君的一柄诗扇，张竹君四处寻找不着。第二天，马君武把扇子还过来了，上面却有马君武用法文书写的求婚信，情词相当恳切。张竹君不愿接受，只得说：我一向秉持独身主义，不想为任何人而改变。于是，不论马某卢某，张竹君都



张竹君创办的育贤小学(尚贤堂校舍)

传奇报人蔡寄鸥

文 / 邓 涛

蔡寄鸥(1889—1954)原名蔡天宪,号鸟台,学名乙青。湖北红安人,出身书香门第,自幼聪慧过人。14岁考取秀才,成为黄州府辖8县最年轻的秀才。1910年,蔡寄鸥在武昌两湖总师范学堂毕业,在校期间即向《中西报》《公论报》等报投稿。1910年加入同盟会,参加了辛亥革命,随后转为国民党员。武

昌起义后,专心办报。他一生从事写作事业,不仅能作政论性文章,且擅长文言文小说。

1912年蔡寄鸥任《民心报》编辑,兼为《中华民国公报》写小说。1912年2月3日,湖北军政府内务部批准《民心报》立案出版,批文强调:“组织报馆为启发言论起见,自应照准,惟须恪守民国宗旨,鼓吹

共和,以期共尽天职,不得妄肆雌黄,反形失实。准予备案可也。”2月15日,《民心报》发刊,馆设武昌斗级营口,文学社领导人、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部长蒋翊武主办,自设民心印刷所印刷。蒋翊武自任社长,杨王鹏任经理。赵光弼、毕勳武、蔡寄鸥、方觉慧、吴月波、高仲和等任编撰,多为革命党人。《民心

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与界限。

不久,马君武也前往日本留学,并写了一篇《张竹君传》,登在出版于横滨的《新民丛报》上,《传》后还附有一首七言绝句,有“女权波浪兼天涌,独立神州树一军”的赞语。胡汉民当时任《岭海报》主笔,也经常在报上宣传张竹君的事迹。胡对卢马二人追求竹君一事比较清楚,曾经对人说,这一幕活剧为“驴马争獐”。繁体字的卢(盧)是驴(驢)的一半,故有此说。这是1901至1902年间的事。到了1908年,冯自由正在香港主办同盟会机关报《中国日报》,女同盟会员、后来嫁给汪精卫的陈璧君,从南洋东渡日本留学,途经香港时,冯自由接待了她。陈璧君说起自己在槟榔屿时,久闻张竹君的大名,渴望着要见她一面。另有同盟会员告诉陈璧君,说胡汉民与张竹君的关系很不错。当时胡汉民的

名声已经不小了,陈璧君惊讶地说:“张竹君不知有什么魔力,竟能使胡汉民如此倾倒?”说完,就伏在冯自由的书案上,匆匆给胡汉民写了一封长信,封好以后,又委托冯自由寄给胡氏。几个月后,胡汉民从新加坡来到香港,冯自由问:“璧君给你的信中,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呀?”胡汉民却连连摇头道:“璧君真荒唐,璧君真荒唐哟!”冯自由暗想:张竹君果然有些魔力,你胡汉民称卢某为“驴”倒也罢了,倘若不是有所失落,何苦用“獐”来诋毁竹君之“张”呢!

英国护士南丁格尔(1820~1910)在战争中率领众护士救治了大量伤员,并创办护士学校,推动了西欧各国及世界各地护理工作和护士教育的发展,她的诞辰日5月12日被定为“国际护士节”。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,张竹君虽然终生未嫁,却在救死扶伤之

余,收养了20多名孤苦儿童,并将他们抚养成人,被誉为“中国的南丁格尔”。张竹君同情穷人,她在广州和上海开办的医院,遇有贫穷的病人,医疗费可以酌减,甚至免收,所以她经济上经常拮据,有时还负有债务。幸亏何妙龄经常出面为她募捐,才得以度过难关。1964年,张竹君病逝于上海,享年89岁。

张竹君女士一生爱国爱民,处处救死扶伤,无私为社会大众服务,深受民众的推崇和赞誉。她不仅享有米寿,享有“女界之梁启超”、“中国的南丁格尔”等美誉,民国初年,她还荣获孙中山颁发的“立国纪念勋章”,军民们亦赠予她“巾帼伟人”的匾额。她与另一位女权运动者、为民主革命英勇献身的秋瑾女士一样,无愧于“辛亥女杰”的光荣称号。

责任编辑/杨 光